

道

Handwritten notes on a white label,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道" and "徳" and some illegible scribbles.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道政坊宅

鄭瓊羅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
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
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
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側頗有
欲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
皆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真吏之送
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

之因出示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計偕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止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客曰陰錢三萬貫其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笑乃措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謁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頓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苦于名者受恩決此一朝今當呈牒之晨冒責

來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徑

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造執政佶与揖問曰前言信

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

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

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妾于某盖以某官卑也平生交

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權違之不

得竊以深願外于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同

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笑遂措去溫字注

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措處其日午時隨衆生謝

不及副饒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饒客泣示之皆曰為君

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見皆寔有重

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未日午時送五萬緡亦
可無追勅之厄俊曰諾及至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
之後追勅貶降不歇于道晚得岳州刺史而卒

出續錄

李赤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同遊閩行及衢之信
安去縣三十里宿于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而赤
于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乃止廳開篋取紙筆作
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于
篋中復下庭婦人以其中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遂收
中而走及視其書亦如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
駟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則見赤坐于林大怒敏之曰
方當禮謝為尔所驚決日至閩屬寮有與赤舊遊者設

宴飲次又失之敏之疾索于廁則赤僵仆于地氣絕矣

獨異志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閩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
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廝養卒浦視
之衣甚垢而神彩奕邁因謂曰尔何從而至對曰前早晚
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
與馮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亦判官買腰帶某于其下取
奉酒直遂有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不肯相留某貧
賤復甚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閩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
去倘因而獲歸為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
分又何幸焉浦許之畢食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頰無不適

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憇于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車
縱牛斃草路左婦趨過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不
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婦謂曰吾常為獸醫為尔療
此牛即于墻下捻碎土少許傳其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
遂如故衆皆興歎其主乃賞茶二斤即進于浦曰庸奴幸
蒙見諾思以薄技所獲效猷芥者浦益憐之次于潼關主
吏有稚兒戲于門下乃見婦以手捫其首稚兒即驚悶絕
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為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
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呻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
此客鬼為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与服色即婦也又曰若
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婦所為已
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

忽見婦衣破弊紫衫有若負責履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為
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
責于華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為此界
不果閑行受管之重力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
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尔前所說馮六軒轅
豈皆人也婦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之
也卞判官名和則昔則足者也

王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遂令某失馮六郎
意今日逃蹟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
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
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形響如有物

焉

出河東記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與儀弟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為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駒曰驥曰駒與馴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洎邑客無不傾嚮馴與渭橋給納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時時往來高為設饗食其夕暴病霍亂而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為具棺擲衾襚殮之盟器奴馬無不精備題盟器僮皆一曰鷹兒一曰鶻子馬有青色者題云撒豆驄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道古遊魏州半月矣未知馴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李曰別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漸然謂李曰多荷老高所致耳即呼二僮鷹兒鶻子奉李大即戲謂曰明時文士乃畜鷹鶻耶馴又指

所乘馬曰兼請看僕撒豆驄李曰僕從頗過于美矣馴笑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難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以馬策過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焉有頃到華陰兵廟東馴揖李曰自此徑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回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肯過岳廟去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即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即今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輒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即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令崔頰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章古邑客常納郭存中並自鄭莊回立馬叙言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于京城中鬧處即逢

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

出河東記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任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遇病迷或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云孤墳臨清江每現白日晚松影接長風蟾光落岩旬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來鄉縣願言郭疇昔勿以棄鄙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餘日

朋卒

出錄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誇于眾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于次卿無有何李直

方聞而荅曰是先輩凶于宅人皆大笑後為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為進奏院是時東平軍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史烹魚屠宰悉以為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于其院此日東平軍事畢悉歸忽見堂上有偃背衣褐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袷襦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為釵似欲移徙者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為至此毋應曰高八丈萬福又云且碎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譟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姻親說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而粉飾耳

鄭瓊羅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洲宿于舟
中夜又彈琴覺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
還寢夢一女子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
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揚子尋
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
領中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于魚行西渠中其夕某
見夢于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于江石尚謂
非烟之祥而表秦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
琴適聽君琴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
谷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
相隨請為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窸窣有聲元
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于燈影中少頃滿紙疾落燈

前視之書盈于幅書若雜言七字碎甚悽恨元則遽令錄
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則
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于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
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
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
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周濟川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下道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日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中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媿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

至無所為，鮮勿嫌踈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出，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甲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具，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訝。」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穆？初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家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煬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軍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文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御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父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雷雲時未亨。今者二

家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煬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軍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文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御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父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雷雲時未亨。今者二

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稟祖德
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沒
感其情義心求可託誰能抱幽貞穆嗟嘆以為班婕妤好之
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
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
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
頗鄙之向者情發于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
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
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左雙闕干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
夷既結霧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門血已流憫哉吹
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筭不可求羅襦遺侍者

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
社稷憂丹血濺黼宸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
周玉樹深窅冥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酌幽
靈倘不昧中焉契綢繆縣王吟諷教四悲不自任者久之
遙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出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
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
某請乞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
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于此俄頃即至甚有
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教曲穆唯記其一
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
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
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裔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

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義心求可託
誰能抱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
闈父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
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
暮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
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裔今日相對正為
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云兒以仁壽四年生于京
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
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未
曰夜已深矣獨孤即宜且成禮某當奉候于東閣俟曉拜
賀於是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覓其氣奄
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灰幸得奉

事中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宴如初因問穆曰聞
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
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今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
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辱本願相
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
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于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
得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
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
許諾曰迂莖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
芊頽莖未遷自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苑
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
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即勿負縣主厚意

穆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
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遊
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為
好頃吏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座者穆皆
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形穆意
恍惚良久乃定因從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急
復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于市遂求一符既至
惡王墓下為旋王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
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
為所親者言之是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
一具以衣衾殮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
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塋于安喜門外其夜獨宿于
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載不忘幽滯之人分
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
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觀其車輦導
從悉光赫于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
當遂相見其夕同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塋
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
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卒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
穆曰其相見之期至乎是夕暴亡遂合葬于楊氏

華州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欲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間
居上巳日于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
簾徐褰見纖手如玉指畫令旨美潯女之容色絕代斜睨

柳生良父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訪其
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
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母有疾其兄執金吾王因候其妹
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
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于薦福寺僧道者院違意柳生聆
輕紅所說因挑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甚麤狂柰何小娘
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
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于柳生再拜謝不復爾始曰夫人
惜小娘子情切令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親
君可三四日內就礼事柳生極喜因備數百千財礼如期
結婚後五日柳挈女與輕紅居于金城里及旬月外金吾

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獨被姪某不

會強竊女去矣兄可教訓之也金吾大怒歸答

密令捕訪稱年無所獲無何王氏殂柳生

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日某
于外姑王氏處納絲娶妻非越礼私娶也家人小大皆熟
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财礼令
歸王家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究前事也經數年

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

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女

與柳生為期兼賚

先令推積與宅垣

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
賢里後本夫訪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

深恨崔氏方圖脫免託以躰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
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
至以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
花滿庭追念崔氏女疑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扣門甚急
俄見輕紅抱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
比崔氏女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叙契闊悲歡之
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
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篴篥中頗有功柳生即時
買篴篥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
蒼頭因過柳生之門見輕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
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云流人柳參軍殊怪更伺之輕紅
知是王家生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家具言于

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于隙窺之正見
柳生坦腹以卧軒榻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其側崔氏
施鈿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呼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
女倉惶奔入遂告柳生生驚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
柳生與王生後容言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
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鈿黃如新衣服肌肉俱
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山訪
道遂不返焉

驥山

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庚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
夜中窗外有物動搖窺窺聲問之其物自称是鬼吳時劉
公林下往來稍難公為我移出城南臺兩山

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即日掘林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宜告長吏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湏叔牙于石佛山設壇至三日若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与寇隣建封以為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為散將時人以為事君當誠實趙叔牙隱鬼報雨之期故自當死耳

出集異記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窓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于牖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在于庭中東

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弟兄共覘之久而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林巨川呵罵轉急小兒呼曰阿母与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即在林矣騰躡之捷若猿猱家人聞之恐有異遂持刀棒悉至小兒但呼曰阿母与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与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古井明夜又至手擊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沈諸河欲負趨出而囊中仍云還同昨日耳明日又來左手携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初家人先俗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于内以大鉄葉裝

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鎖一鉄懸巨石沉之大江負欲趨
謝以棺擲相送自是更不復來矣遂絕時貞元十年也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陸喬

廬江馮媪

竇玉

李和子

李儋伯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
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莖有叩
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与坐
談議朗暢出于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
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其一賤士不
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
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
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

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
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
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
俄有一兒至年可十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
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之學
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
為詩近後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
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并莫
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
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嘗覽昭明所進文選見
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
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

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
昇俱遊于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傳此時之權不可追矣
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
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命有言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踐危機此言不虛也約亦吁嗟久之又歎曰自梁
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
悲乎既而謂雲曰昔為蔡公郢州記室嘗夢一人告我曰
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然尚書令論者
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
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一
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語于親友後歲餘李
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出宣
室志

廬江馮媪

馮媪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為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于舒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于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携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有老叟與媪據床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咄囁有若徵索財物迫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飧食理林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又何人也于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竿管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即此也今前

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為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帳簾第惟其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礼事媪問其即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更何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我昨宵遇兩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詰其處即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即董先父母也董本舒人里中皆得詳之有告董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于邑人皆為感歎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後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錢天水趙備河南宇文鼎會于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錢具道其事公佐因為之傳

出異聞集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翦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見獨床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箱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媵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惟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向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即突入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詞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即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竇辭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唯笑及明往覘之晝復其故竇獨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問玉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表丈人某自幼亦嘗聞之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問殷勤禮優重因

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後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徃復丈人有筭女年近長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王懇于西廳具浴浴竟授衣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常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皆具華燭前導自西廳引至中門內展親迎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教子無非冥官妾与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非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妻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千里之外可以同行但間晝別宵會尔玉乃入絳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小二女子得奉中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至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

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祕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出

怪錄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為坊市之患嘗臂鷓立于衢見二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立于人外言冥司追攝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紹言乃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牒一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慙乃棄鷓拜祁之曰我分死耳必為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椀自飲三椀六椀虛

設于西座且求云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數刻即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次翌日及午為期因酌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水齒和子遽歸如期備奠焚之目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出酉陽雜俎

李僖伯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往溫縣嘗為子說元和初調選令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于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痴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上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教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

甚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闌此婦女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又多只在此街崇仁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門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無數小兒環坐痴女人住前布幕其首言詞轉無次序群小兒大哄嗤笑將近之則來拏攫小兒又退如是日申看者轉衆婦女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率其幕首布遂落見三尺青竹掛一髑髏然金吾以事上聞出乾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喬老

張弘讓

寇鄴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王喬老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居易途出于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綾衣少長雜坐會語于佛屋下聲聞于外皞執行方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繫韁于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自退藏于窻闥之間索之不見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後索之又不可

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逸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塵埃然無足跡由是知共非人慘然大異之上馬疾驅來告居易且言其所聞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歡其詞意若相与數其過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姓訪焉果有王裔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于蘭若東百餘步修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裔之二子与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怖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免

出白居易集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弘讓妻患疾累月每思食弘讓与

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与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為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床欲進忽見其妻自額鼻中分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隣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為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見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居營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為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可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獲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

尸授下弘讓抱之遂聞王氏云速合林上半尸比弘讓拳
曲持半尸到林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
力与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
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糜弘讓以飲灌其喉
盡一盃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頂及脊徹尻
有一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胃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
數子此故友龐子蕭親見其事

出乾
驥子

寇鄱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云但有
人敢居即以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
二百千買後賣与王妯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与羅
漢寺寺家債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鄱出入于公卿門

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
堂屋三間甚庫東西共五間後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
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况焉鄱又与崇賢里法
明寺僧普照為門徒其夜掃堂獨止一宿喜無事明日至
四更微雨鄱忽身軀拘急毛髮如磔心恐不安聞一人哭
聲如出九泉乃審聽之又若在中天乍東乍西無所定欲
至曙聲即絕鄱乃告照曰宅既如此應可居焉命照公与
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鄱乃作齋設僧方欲衆
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云這賊
殺如許人逸庭一轉復生曰今已見矣遂命鄱求七家粉
水鮮穢俄至門崇屏取水一盃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
開土忽頽地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袴錦綾排衫子其

衣皆如紙及風拂盡飛于庭即枯骨藉焉乃命織一竹籠
子又命儻作三兩事女衣盛之遂葬渭水之沙洲仍令勿
回頭亦與設酒饌自後寂然更無恐惧初鄆汾陽有堂妹
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
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失青衣夫人令
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由是
生葬此焉

出乾
膠子

呼延冀

元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
盡奪其財物乃至裸形冀遂與其妻于路傍訪人烟俄逢
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不數里即我家可與家
屬暫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

安存于一室內設食遣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炙
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今且留之候到官再
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
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託丈人我妻本出宮
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
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其妻而去臨別
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遠涉川陸赴一薄官今不期
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
泣淚而行冀到官方謀迎其妻忽一日有使達一書者受
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
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初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為稱因無
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廷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

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隣妾既不拘君復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遂以禮娶妾既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闌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徒留于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過思量薄情妾又妾守貞潔耶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聘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地不勝憤怒遂棄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將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家林木森然比冀毀其塚而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祭斂葬之而去

出瀟湘錄

安鳳

安鳳者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

至長安十年不達耻不歸後忽逢侃携手叙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于名宦今日遠離鄉國未遊于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緊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里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耻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與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亭吟詩處麻衣掩淚頻于是流涕分袂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叙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人曰侃

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凰垂淚而歎曰我今日始悟
侃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

出滿
湘錄

成叔并

元和十三年江陵編戶成叔并有女曰興娘年十七忽有
媒氏詣門云有田家即君願結姻媛見在門叔并召其妻
共窺之容質頗不悞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辦資粧門外聞
之即趨入曰田即叅丈人丈母叔并不顧遽與妻避之田
奴曰田四即上界 即索尔女不得耶即嘯一聲便有二
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曰成家有一女某今商量確然
不可二郎以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
議况小娘子魂識已隨足下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訖
而興娘大呼于房中曰嫁與田四即去叔并既覓非人即

下階謝曰貧家養女不喜觀矚四即意旨敢不從命但且
坐與媒氏商量無太忽忽也四人相顧笑曰定矣叔并即
令市果實備茶餅垂簾而坐媒氏曰成家意不美滿四即
亦太忽忽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聯句一篇然後定衆皆
笑曰老嫗但當作媒何必議他聯句事媒氏固請田即良
父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淨月離離田請叔并繼
之叔并素不知書固辭往復食頃忽聞堂上有人語云何
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天九族卑言訖媒與三人絕
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如何四人一時趨出不復更來
其女若醉人獨狂言四人去後亦醒矣

出河
東記

襄陽選人

于頓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

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坐劉有酒傾數杯日暮
舉人遙指曰某禁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
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長芥牙 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
人作寒食殫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劉歸襄州因尋訪舉人
殫宮存焉出西陽雜俎

祖價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嵩山中行李危困夕至
一孤駒至駒半里已來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夫投
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翫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
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
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為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
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輒三兩篇以述懷耳遂朗

吟云家住駒北路百里無四隣往來不相問寂寂空山春
又吟南崗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 夢遠客已無腸
又吟白草寒露裡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隣人云此前后
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崗上價
度其詩乃知是鬼為文弔之而去出會昌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庚

劉方玄

光宅方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携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寫
畢夜猶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于
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計無所出來徃于
棘圍門外見一老吏詢其故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
其家貧居興道理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遂
巡費程試入易書帖出授承嘏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
詣興道歎問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

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歎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出尚書談

張庾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街十一月十五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訝俄聞履聲漸近庾疑履聽之見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遠遊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笑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床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絃管方動座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飲可也因

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絃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叩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飲人不敢預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二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絃竹合奏箎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後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向能自悟于是潛取搯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席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散盞鎖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

十餘日傳觀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登進士第

出續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
隔之又有一廳常高鎖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
矣中間為廳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方玄
都不知之二更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籬西有婦人
言語笑咏之聲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
曰往年阿郎貶官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
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
欲陰則酸疼焉今又將發笑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
高也不知有老身矣無復聞相應答俄而有歌者歌音清

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不
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清清河畔
草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僅至四更方不聞明旦果
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無人方叙賓客不敢入
之由方玄因令開院視之則秋草蒼苔沒階更西則連山
並無人跡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柱上
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
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視其言則鬼
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
乃知夜來人也後以此訪于人終不能知之

出傳
異記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

兒環守之一夕衆彷彿見一人入戶裡遂驚遂乃投于瓮
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取氣袋也忽聽空中有
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
還之病者即愈

出酉陽雜俎

淮西軍將

元和末有淮西軍將使于汴州止駟中夜久眠將熟忽覺
一物壓已軍將素有胆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
中華囊閣中聞鬼哀求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
相還鬼良久曰此蓄氣耳軍將乃舉壁繫之聲遂絕其囊
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携于日中無影

出酉陽雜俎

郭翥

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為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
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凶顯不得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
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
郭君無恙者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待去燭當
與子談耳翥即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坐話舊歷然又言
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荒萊發于左右
須臾不可受即以手捫之覓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背
力知為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
而告去翥留與語時天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笑不遣我
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
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
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
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

出宣室志

裴通遠

唐憲宗癸景陵都城士女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舉縱觀于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姬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姬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日与姬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姬荷媿丁寧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登棄于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出集

異記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

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即方自住求壻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過于館遂廵有一女子出容甚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即謂紹曰既遂披覲當去形迹莫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為誰雖荷寵招幸袪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父離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既慙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昇榻坐定具酒餚出妓樂不覺向

夕女引一金壘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
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壘合鬮願求奉箕箒可乎
紹曰予一商耳多遊南北唯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為戚
屬也然遭逢頽遇謹以為榮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女乃
再獻金壘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
之交獻誓為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又左右侍婢以紅燭
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歡醉經月
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郎曰鴛鴦匹對未
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
湖涉道途蓋是常分也雖深誠戀戀然若不出行亦心有
所不樂願勿以此為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
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

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香無人迹紹號動經日而返
出瀟湘錄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運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
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
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
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
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遂至于此
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唯愛高歌大醉適
聞吟咏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
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
浮生如寄年少時猶繁花生妍黃葉又惹人間之恨愁緒

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惟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
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闊
所以自吟拙句蓋導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也少
年日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雖死命猶拚况責言何害孟
命賤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
即恐即知少年得詩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
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婦已舍凡踰
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文
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往也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達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利俗坊民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
負布囊求寄囊于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終入
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縲內有一物狀
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遂斂結之有頃其人復至日
我足痛欲憇君車中數里可乎民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
覽囊不悅顧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宜司俾予

歸五百人明歷陝魏晉絳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虫乎患赤瘡即虫耳車行二里遂辟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亦有死者

出酉陽雜俎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為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于室既置藥于鼎中構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于藥鼎傍解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于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又置藥屑于鼎中趙患之亦命棄去後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

出宣室志

成公達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嘗夢一白衣曰地府命我召汝達懇之其人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乎公達給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為見誣其人稍解顏曰今捨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達驚寤寤具依夢白于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達之所夢也

出宣室志

送書使者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西門見一道士身長一丈餘長髯危冠領二青裙髻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篋篋中有數十小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士回

顧鬢髻曰庵庵鬢髻應之曰納納篋中小兒齊聲曰嘶嘶
一時北走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製度古醜人常謂凶宅
後有進士臧夏就居其間與其兄咸嘗晝寢忽夢魘良久
方寤曰始見一女人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上弱質纖腰如
霧濛花収泣而云聽妾一篇幽恨之歌其辭曰卜得上峽
日秋天風痕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出河東記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觀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尺
許青衣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濯濯山頭種蕎麥兩箇
胡獬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歌畢而滅

出河東記

盧燕

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疎
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一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羊
亦高丈許自東之南燕惶駭却走婦人大呼曰盧五見矣
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

出河東記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為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
貶驩州賜死于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
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土國若扁舟泛滄海
者聞端溪縣女巫能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
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
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

其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具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吞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吏死于此，廳為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遂命去焉。時駟廳副階上，唯有一榻，偶忘其貴，將坐而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網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

一月當牧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處此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骸羸，方寸之間，波闊万丈，相妬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抵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無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雖萬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終于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出續玄怪錄

馬震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叩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其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叩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置人于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駝來漸近識之乃是震亡母亡十一年矣震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逸屏而走既而窮迫入馬厩中匿身後墻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裙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骸骨具足細視之有赤如紅線貫穿脉絡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遂別卜遷窆而竟不究其理

出玄怪錄

劉惟清

平陰北把閔南禦並山濱際空闊百里無人居地勢險阨用兵者先據此為勝迄今天陰日暮鬼怪徃徃而出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卓遣衙門將劉惟清使于東平途出于此時日已落忽于野次遙見幕幄營伍旌旗人馬甚衆烟火極遠惟清少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千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誼然競進惟清乃縱轡出于其中忽有衣縷者徒行叩惟清將奪其馬惟清与之力爭因躍馬絕道而縷者執之逾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鋏鞭連箠其背縷者不甚振良久捨去惟清復路則向之軍旅已過矣夜闌方及前駟會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于此聞惟清至迎之則惟清真然無

所知衆扶持環視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
既就館亦不爲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晷者落魄
不任衣襦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晷于途中遙呼
曰劉押衙惟清素未識因與相款晷曰本恐他人取馬故
牽公避道柰何却以鉄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尔巨力
堅策豈易當哉笑而徑去惟清從之辭謝特問其故晷躍
入稠人中不可復見後四年李同捷反于滄景時天下兵
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

出集異記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
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邠至泥陽
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
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竊觀因請居寺僧不
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年少恃氣乃曰某
願居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
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思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經
罷時已暝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
觀曰師行矣觀驚耳恚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子運
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即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尚
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敬吾
尸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
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
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
尚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有中陰去

身者孰為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閤鎖甚嚴輒不得于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菁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至流而西南閤問習習曰此俗所謂柰何其源出于地府耶觀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叢蔽廡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為次子我生此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令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

開廣丈餘觀驚愕惶惑忽有牽觀者回視一人畫髯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開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臂急東西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持無藉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已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躰遂寤寺僧曰已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于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怠凡數年而歸時室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嘗為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于觀也

出宣室志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徵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方義初想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依佛者亦在此一旦死于君手命不敢惜隨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而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又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盈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功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回付

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到中堂悶絕欲倒遂服麝香等并塞鼻以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又于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飯僧回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憇有丈人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階下方義起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候于門外悅視其貌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契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祿貴豪

魚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舊頃者當任寔如鮑
魚之入今既別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若殆不可堪貴人俯
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
羨許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
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適已令先歸耳又曰厨神每月六
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
者八座抱疾六旬蓋亦登巡畢持歸瞥見半面耳親戚之
中適宜相戒使避之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
率常受餓能時時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必見斯
衆暗中陳力以救災死方羨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
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為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又明祝

付与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
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否則不來贖也泛祭之請幸無

忘焉

出文
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吳在生

鄔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憑

吳在生

吳郡在生者善視鬼廬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教輦相与泛舟俱遊虎丘寺時在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跡故鬼幸不可見耳在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遂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于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之生鬼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与語即厲聲

呼曰尔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攝遂疾趨回
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
岸傍一家陳庭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前乃醮神也楊生與
在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
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嘆異
之謝在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出宣
室志

郭濤

郭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棲婺州義烏縣館月
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
今夕願降于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
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于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
曰凡迺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于濤寢室炳

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
願事君子枕席將為可乎濤避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
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
色有異乃曰公為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
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遂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
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
是夕至見符在門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禍及濤
明日訪于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
之此必絕矣濤將水婦至夜女子復至悲恨之甚濤乃以
景霄呪水洒之於是遂絕

出集
異記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

偏院室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
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即君慎之季衡
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踈
凡俗步遊間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
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即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
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列一女而至
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
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收此城據琳室無何物故感君
思深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沒願思相會其來久矣
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移時
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与侍婢
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与大

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日即君
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与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
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
手曰何為負約而絕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
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尽耳乃留詩曰五
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鸞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
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
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鬢颯去香風盡愁見鶯
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
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為隔季衡
搜書篋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
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

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
思念形骸羸瘵故舊夫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
方愈乃詢王原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
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嘗游于此人多見之則
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出傳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
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砂磧中宵半醒月
色皎然聞砂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
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兔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
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
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寇虜所據至此

見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掩于砂內經今三載
知君頗有心羨倘能為歸骨于奉天城南步李村即某家
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
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騎而至揖
合曰知子仁而羨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
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為大戎三十萬圍逼城池
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洒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
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也御捍之兵
三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至者不知寒餒大戎
于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千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
奇計中其樓立碎羗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
勿拆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于城下許人釣上又太陽稍

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言即夜攻城耳城中
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鉄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
牛羊行匝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
昏晦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
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濯之
以水時寒來日冰堅城色莹如銀不可攻擊又羗酋建大
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于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
而還衆羗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縱其老幼
婦女百餘人得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五
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待三十七日羗酋乃遙拜
曰此城內有神將吾再不敢犯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省
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

予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時相使予不得伏節有此城
空加一蟬貂耳予聞鍾陵常丈夫舊築一堤將防水潦後
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庶問周公感其功而秦立德政碑我
然若予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羗胡之賤隸豈存
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示其百姓諷其州尊位立德政
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
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
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与
祈求于幽府君言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
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飢死萬人老幼相
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
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

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
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家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燒之一
年能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
有人遇之于嵩山云出傳

常安之

常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翟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
人問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
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約為兄弟安之年長為兄同入
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李精通為學流之首一日語
安之曰兄事業全未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
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予非人乃冥司主也太
岳主者欲用某為以才識尚寡給一年假于人間李今年

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師去慎勿洩于人言訖辭其師安
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別道曰兄成名之後有急當呼道必
可救矣安之後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
時被州遣部物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為淮盜來劫安之遂
度心啓于張道俄而雷雨暴至群盜皆溺安之後為龍興
縣丞而卒出異錄

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沂皆立別業大
和六年容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碁入流頗為袁
王之所愛佐文一日會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
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蔽俄而夜黑方乘獨行迷誤甚
遠約三更悔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光佐文向明而去至

則野中迥空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屨佐文遜詞請託
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繫佐文因移
簷下迫火而坐叟曰客本何詣忽尔此来佐文告之叟哂
曰此去袁莊子乖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
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聲叟即曰兒可止事
已如此悲哭何為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
從而詰之叟則低徊他語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
近火如此數四叟方携之就炉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
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若抱沉恨忽尔恸咽驚號叟則又
以前語解之佐文始終訪問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引出
遙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
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迹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

婦携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行客凌
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拊膺長號曰孰謂人鬼
之異途耶佐文因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云夜所寄之室
則我亡夫之殯闕耳我傭居袁莊已七年前春夫暴疾而
卒翌日始薨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服嫠居
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来夫女
之瘞而告訣耳佐文乃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殯宮也
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遂號慟淚如縷縻因棄生業剪髮
于臨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黃開成四年客有見者
出集
異記

胡逸

安定胡逸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

第時賈餗為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兆亂餗與宰相巨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典護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逸受賈餗恩今當匿在逸所願率驍健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逸門召逸出厲聲曰賈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逸度其勢不可以理屈因抗詞拒之部將怒執逸詣士良戮于轅門之外時逸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衣有血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遂不見後三日而凶問至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七

辛神邕

鬼三十三

唐燕士

郭鄴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辛神邕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于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日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瘁巨準脩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動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

金萬金當食此而死尔勿泄吾語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忍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疾愈萬金果卒

出宣
室志

唐燕士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擁其道不得歸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中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良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唯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于時人聞此驚嘆特与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出宣
室志

郭鄩

郭鄩罷揅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躬嚮間常有二物如猿獍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与鄩俱往所造詣如碍枳棘親友見之俱若仇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于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于安品子矣曉鼓初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適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

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于門首王生駐馬逢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張生預為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舉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

廣出劇談錄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鞠味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人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所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

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問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鞠遂令画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于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終寐即見戴笠一紫衣人等拜謝曰蒙賜佩帶慙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少厄但危困處某即必至焉泊大和初歲大水全質已為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公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水薄素不識程途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後等面如死灰信響委命而行經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曰勿過彼而可來此吾知其往安而且捷全質荷謝返轡而後焉終不三里止泥

淳而曾無寸尺之限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固讓不
取固与之答曰若伏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
功焉苦不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益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
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御命
入閩回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
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傍見人全質詰之
誰歟對曰郵牒者便于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每以其
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橋或曰險或曰培塿或
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之至三泉驛始憇焉終下馬訪郵
牒者欲酌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
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
質同舟訝全質之憇水甚詢其由乃語此又云本堆無憇

于水紫衣人屢有應故競操之轉切也

出傳異記

沈恭禮

閩鄉縣主簿沈恭禮大和中攝湘城尉離閩鄉日小疾暮
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行從廳吏雷忠順
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
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傭于人前月至此縣卒于逆旅然飢
餓甚令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使我
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駟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于
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
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可年
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空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
縣尹家人或假四隣為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

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我鬟垂髮肌膚
悅澤微笑轉眄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吟夜月更深風動
梧葉墜堦如何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應又曰珍簞沐
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吟曰黃帝
上天時昂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
顧逡巡而去忠義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
王家阿嫂雖不敢同寮飽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
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花手整披袍而言曰王家阿
嫂何不出來俄而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
却沒于東廡下忠義乃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
縱有他魅亦不足畏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
物盡却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來有一物長丈餘手持三
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
應聲而擊掣然而中墮下髑髏俯身掇之忠義跳上以拳
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召從
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廳子張朝訊之曰某本
巫人也近者假食為廳吏具知有新客死鬼李忠義恭禮
便付帽子及盤飧等去其夜夢李忠義來謝曰密陀僧大
須防備猶一二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
夜密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却歸閭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
無能為患半年後或三夜五夜一來年餘方漸稀有僧令
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出博異志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

甚冷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縷縷亦來投店
牛生見念之邀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
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椀便卧于牀前地上其聲如
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
之速催出門曰某非人真使耳深媿昨夜一餐今有少相
報公為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
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檢之看數張即書兩行如此三
度訖索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公若
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開視之若或可免則
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
及至京止于客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開其第一封題
云可于菩提寺門前坐自客坊至菩提寺可有三十餘里
飢困且雨雪乘駟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至寺門方坐未
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為何人而至
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
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
也既入僧乃為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
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不
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其年
老一朝溘死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其錢千貫
置宅買庫收納僕妾遂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
封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一
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一人白衫坐定忽曰
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

人乃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者遂出揖之白爛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日某以千貫奉即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為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諤訖而終

出解願錄

韋齊休

韋齊休進士擢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大和八年卒于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殮忽于西壁下大聲曰傳語娘子且止哭富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甦齊休于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為鬼妻聞鬼語有何驚悸耶妻即起曰非為畏悸但不忿與君遽隔幽冥使孤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悟絕誠俟明教豈敢有

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某与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未相捨今某尸骸且在足寬襟袍家事不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為兒女悲泣使其幽冥間更憂妻孥也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買口錢倉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為慰良久語絕即各營喪事終曙復聞呼曰適到張清家造得三間草堂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他買茔地三畝可速支閔布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无不發摘隨事捶撻及至京便之堂所清張准備方畢後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即來

相看可隨事具食勿得怠緩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
蕭三郎者即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于興化里其夕遂來
俄聞蕭嗟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可異者僕數日前
因至少陵別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
日新御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
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亦悲吒曰足下此詩蓋是自識僕
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為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
鬼贈一篇殊為着鈍然惟細思之已是落他無境乃詠曰
澗水潺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來自去人不知黃
昏唯有青山月蕭亦嘆羨之曰常四公死已多時猶不甘
此事僕乃適來人也遽為遊岱之魂何以堪處即聞相別
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十一即來相慰可具食我
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來至啓夏門外猝然神聳又素
聞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長安縣令名觀齊休妻兄
也其部曲子弟動即罪責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
之何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常鮑生

梁環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河清縣尉妻京陽鄭氏有容色時村中有一老嫗
 將謁禪師未至而中路荒野間見一白衣婦人于蒺藜中
 行哭極哀繞一丘阜數十步間若有經營狀嫗怪而往問
 及漸逼婦人即遠嫗適回而婦人復故處如是數回嫗度
 非人天昏黑遂捨之及至禪師處說所見兼述婦人形狀
 衣服禪師異之因書記屋壁後月餘日房陟妻暴亡果葬
 于前所哭繞丘阜間而容貌衣服一如嫗前見者

出通記

王超

大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死經宿而甦言如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卧召前袒示左膊有腫大如杯今超治之即為針出膿升餘頽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暖明咸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篥吹激聚眼翳而起或飛或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次忽活

出酉陽雜俎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大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擲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

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頽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

忽尔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曰某舉子貧寒無

意婚娶其人曰請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

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

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來其人

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一人乘金碧輿後二青衣

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笥直置輿于階

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何不應復前日迎他良內

家子來都不為礼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

頽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

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

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紀年姁娘相託不論錢輕

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
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

出河東記

韋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
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
數輩烏在得不有携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濡滯維揚
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清俱今亦
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環抱胡琴方嚮而坐遂坐鮑生之
左縱絲擊金嚮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弟得良馬乎對曰
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 而回部落駟
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鳧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
有之鮑拊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于軒檻前數匹與向

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恁選殊尤鮑
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捧酒
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

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

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僮曰玉山取酒酒
至環席逆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
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
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
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又
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
乎長史曰此中即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
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

下係梁環
丙後段

人解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定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
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步兵曰
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
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闕中郎又歌曲既終
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
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
續此以觀捷才長史應曰山 遙歷歷一座大笑云逢不
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
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
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玳環因怒叱之長
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孟盤亦亡見矣環
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

遇術士李生得辟鬼符佩之遂也

出宣室志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為鬼所宅
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于廣
陵使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為災耶即白廉使
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于中堂
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章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際奈然無
章有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閣之西升階而來鮑常以
此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
之而杯盤狼籍不暇收時二人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
聞妾換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髮鬢甚長質貌甚偉持

孟而沉吟久之曰予已成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
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風霽地
素雲歛天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髯云數年來在長安蒙
樂隨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子
竊入司文之室于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
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
之對為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
起白日西匿則稍遠之聲俱遭黜退不亦異哉謂長

髯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也故一適謂
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
一點爵再黜地三黜之夫古之求士如此猶恐搜山之不
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

天下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
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
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栖
于岩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矣貢舉之
道墮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岩穴者自垂髮
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沒齒焉雖
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
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不律雖周孔之
忽揚然而寤衣盡沾濕即起見已之卧榻在庭下却寢未
食頃其榻又遷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
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
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

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也或將求一飯以祭也則見于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悼若真有所訴直為我言可以赴汝託雖湯火不避酒沃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持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比父矣其後府公于此峻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于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訴其冤倘君以仁心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流涕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

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于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曹唐

出宣室老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嘗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玩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良久自以為常製皆不及此作翌日還坐亭沼上方吟咏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艷冶徐步而吟則唐前所作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訊焉不應而去未十餘步不見唐方甚疑恠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驚曰

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
乃出示唐唐頗惆然數日卒于佛舍中出集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許生

顏濬

郝惟諒

浮梁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
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至行從極
盛 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
綉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
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吞姓名曾
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
而行凡二三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候之西叟笑謂生
曰吾聞三教君子今夕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

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俛轡以
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反蓋而進
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
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
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磔叟
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
亭午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
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嘆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為席中
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淳
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閤無近滅縞衣
飲氣有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旣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
茫悲嘆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擁面如欲
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
推食解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盃凡數十巡座中談
詭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且賦篇詠以代管絃命
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當可
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
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
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
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免
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記
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滄宮短小器宇落落
者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食藏李
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覓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

天爵竟為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速疾者
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采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
鼠瀦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至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
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鬚者詩云新
荆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罇寒骨永沾新雨露春風
不長敗蘭孫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
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嚮
動岩谷逡巡怪鵲鳩巢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嗚叫頃
之驛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座中各命僕馬頗甚草
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
棘尋舊路匹馬嚙草于澗側蹇童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
泉店店媪語冒夜生具以告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
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皆紙也

出墓異記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
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麗濬揖之問其
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
喜每維舟即買酒果与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
即正色歛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
承君深顧其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
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
調亦甚相稱望不踰此約至時某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
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遊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
美人從二女僕皆雙環而有媚態美人倚欄獨語悲歎久

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
鬟傳語曰西廊有惠鑿閣黎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
芳亦在彼濬甚喜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
濬遂與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
日偶此登覽為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
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
前徃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
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
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
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
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荅曰某即
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頤寵幸
之禮有過嬪媵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可甚
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一種亡國
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
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寃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
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鑿為我報讎耳孔貴嬪曰莫出
此言在座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
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為貴妃侍兒國亡
之後為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為侍湯膳者及化及亂兵入
某以身蔽帝遂為所害蕭后憐其忠于主因使殉葬後
改葬于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
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
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蒼白楊聲

畫減悲風綵牋曾擘欺江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
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
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兔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
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蕭管清
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窓斜慙非後主題成客得見臨春
閣上花俄聞叩門曰江脩容何婕妤表昭儀來謁貴妃曰
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璫
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
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而
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
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
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愴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

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丘墟詢之于人乃陳朝宮人墓濬
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墓煬
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出傳

郝惟諒

荊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于私闘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
徒遊于郊外蹴鞠角力醉卧酒家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
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
容色慘悴服裝素雅方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
膽氣故敢情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于府衙健兒李自歡
自歡大和中戍邊不返妾遭厲而歿別無親戚為隣里
于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于土兔神
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

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為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土視之散錢培襯數如所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于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于鹿頂原其夕見夢于胡郝出

陽雜俎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樽罍夜久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席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姬曰令五坊弋羅之輩橫閨內此其流也不可

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勿叱召黃衣者問曰求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足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少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意令又以奩中餽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動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向送閨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鬼以將死之籍付諸岳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路窺亦無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脩短有限豈敢惜死但某方圖任不為死俗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

期其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于執事使者
曰一飯之恩思宜報答百萬之既其何用焉今有仙官劉
綱者謫居蓮花峯足下宜匍匐迳往哀祈奏章捨此則無
計矣吾昨問金天王與南岳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
迫足下可詣岳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縱力不
及亦得路于蓮花峯下不尔荆榛叢密川谷阻絕無能往
者令于是齎牲牢驅謁岳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
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茆堂見道士隱
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鬼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鍾
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
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章奏之力道士曰吾頃為隋朝
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尔何得復請欲陷吾為寒山之叟
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賈一函而至則金
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
返報曰莫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
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守仙官復焚香再拜
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法禮苟求官榮
而又鄙僻多歲詭詐無實百里之位已是叨居千來之富
全因苟得今峯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來章求延厥命但
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宥過者玄門是宗向尔一
畔我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日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
者不能無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
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慾戕伐本根而又揚
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息

聖賢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皇王帝霸之道
興亡理亂之体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替揚今之小巧而
隳上古之大體况予乃望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拘于雕文
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畫吟詠如發盃觴間行能
援管聯句賦今之賦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長
髯云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為韻命
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
髯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
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永饜天桃之色風清
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稱其容馬乃稱其
德既各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
鈿右牽而來光采頓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

堪望新思惧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
已忘于髮汗流紅領愛無異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
廢興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為
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
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韋鮑發篋取紅牋跪獻于廡下二
人大驚曰出頭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
不可与鄙夫相遇謂韋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
以小巧為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夫

梁環

出纂
異記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尚山舍于館亭
中時八月十五日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
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

此段係三十四篇
梁環條首誤入
篇其後段誤入
前韋鮑生條內

下係浮梁
小令條內後

吟且賞後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降階揖之
三人亦無惧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
如被淡泉汨于五味欲至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勿
忘吾教令拜謝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覓平易行十
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今日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
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逆符之
役勞苦如舊今日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日
別置祭于閣人則吾飽子之神盤矣符限已違難更淹留
便与執別辭入廟南松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吟駐車華
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曰二
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賂于
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館舊吏賈牒

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尔償三
峯之願不果決俾吾吞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
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竟而終

出墓
異記

歐陽敏

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遠迎
安泊及曉前迤往往有死者揚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
即為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叟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
待客從容言及陰騭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恠之乃問
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
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
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聞于明神必

不容亦不異盜賊之抵憲法也。叟復深有憂色。客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許于尊神，令其剪除。叟不覓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強鬼也。慮至晚，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客。』」曰：「此書預知帝王曆數，保惜保愛。客受之，至曙不辭而出。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于世。」

出蒲
湘錄

奉天縣民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盛村民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整其家為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尔治因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為狂，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

餘莖，其病竟愈。

出酉陽
雜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Blank lined area for writing.



